

詩人玉屑

七

謫仙

李杜

草堂

王維

韋蘇州

孟浩然

韓文公

柳儀曹

孟東野

賈浪仙

李長吉

劉賓客

常建

特別
A18
43
7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

謫仙

千載獨步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
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
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
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若如鳥歸鳳廬黃門云陳拾
遺橫制短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
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
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論太白人物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璣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
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
使脫鞬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
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
明豁包含宏大陵轍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藉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戲萬乘如僚友視儔列如草芥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
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璣當由迫脅不然璣之狂

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
而不能知璣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也吾不可以不辨

驚動千古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
小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
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氣蓋一世

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
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槽中流鵝鶴鳴
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淺矣童蒙訓

論太白作詩

太白以峭許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芹齊魯眼明耳聰
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麩蕪耳一淫樂目混黑白
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
風雲使之消繁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褰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入離情溢自移於幽巖邃谷
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
之馳騁決發如駢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 沈光
李白酒樓

見古人用意處

山谷言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

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
白至于具姬歷酒勸客嘗歷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
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
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自方可
入道詩眼

百世之下想見風來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
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
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來此與李

白傳神詩也 西清詩話

人中鳳凰麒麟

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壁如生富貴人雖醉者眼暗
吟藝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語 山谷

歌詩

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黃魯直

逸詩

新安水西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
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 漁隱

奇語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接紫雲坐碧草春至不知

中語 五言切音辨錄

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
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
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
庄々此語非太白不飲道也若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
復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凉亦奇語也

雲煙中語

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
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王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
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
麻真雲煙中語也 西清詩話

晦庵謂太白聖於詩

李太白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

晦庵論太白詩

李太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得鳴皋歌一篇近楚詞然歸來子猶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為知言云

陳光澤見示所藏廣成子畫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瀑布詩

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漁隱

夜懷詩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關霜清東林鍾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冥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劫出沒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聞靈響自為天籟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

所適不可致詰也 法藏碎金

辨集中有非李白之作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宋五代間學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取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耶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自此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厲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此則其人心疾矣豈厲鬼之罪也若溪漁隱曰

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東坡

不主故常

余評李太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生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山谷

太白之學本出縱橫

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木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蒲旌旛空名適自誤迫於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

胡泌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
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
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於難議者或責以璠
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
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蔡寬夫詩語

白不識理

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
義理之所存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
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
事明皇遇讒而法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去江淮白起
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

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
歸豐沛依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
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
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
與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蘇子由

李杜

誠齋謂李神於詩杜聖於詩

詩人之詩唐云李杜宋言蘇黃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
詩子列子之御風無待乎舟車也黃杜以詩吳均之乘

桂舟駕手車有得而未始有待也無待者神於詩故有
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故文集

一卅冠

唐三百年言詩則杜甫李白卓然以所長為一卅冠文
藝傳序

杜甫光掩前人後來無繼

或問王荆公云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
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
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
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
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

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
者有風流醜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
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述者所能
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
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
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但此之度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
往々似陰鏗之詩又在鮑度下矣飯穎之嘲雖一時
戲劇之談然二人者若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千公優劣

太白辭粟卧首陽晏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安在

哉君不見梁主池上月昔照梁主尊酒中梁主已去明
月在黃鶴怨解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
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
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
士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累千萬篇只是
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艱景忠誠敦切蓄寓深
遠各有所當也子美除草云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
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
以肅清玉所者懷抱可見臨川有勿去草之無惡如比
世俗之浮薄此方外之語異乎農夫之務去也游山寺
云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藍縷告訢棟梁摧

本即所賦事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
所感一飯不忘君耶碧溪詩話

思曠深遠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
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
此婢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
杜矣其論曰上說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刺手拔
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
思曠深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

文章心術

世俗誇太白賈床調鼎為策力士脫靴為勇愚觀唐宗

集之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艷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為王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杜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志納諫况黃屋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閹衛滿惟恐不當入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之為甲虵蟄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舌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碧溪詩話

草堂

墓誌銘 元鎮作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知是後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千頌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遷米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相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上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

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
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
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振
本土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夙容色澤放曠精清為
高蓋吟編性灵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
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
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五出而又沈宋之流
研練精切懇順壹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
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率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
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
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棄蘇李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
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
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
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志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
詩誠以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音韻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夙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
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掌輿乎君漢漁隱曰宋
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
同而詞異耳

宋子京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
研揣音昔得功不差而魏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友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槩皆自
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汪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
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法巧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
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妙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少游進論

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
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

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
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
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
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
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與

冷齋書言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摸楷音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入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至其深絕宏妙千古

不可進迹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過物無難狀之景綠
情出少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流浩淼以沼
切大水見風雲蕩泊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
夙澄雲霄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又云其
夏邈高聳則若鑿大虛而漱萬籟其馳驟恠駁則若仗
天策而騎其尾其直截峻整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
機日月開闔雷電昂々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
視天壤超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
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絃張籍得其韻麗姚合得其清
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
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然自號一家赫赫世恒俗後人

師擬不暇矧合之乎夙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
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

王茂輔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夙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夫
雕篆黜滂華樞裁以雅正雖締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
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廊
廟穠華可愛者之夙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
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峭
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滿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充
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贈炙人口

半山老人畫像贊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離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作餓走半九列瘦妻僵前子仆後穰々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寧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被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餓々傷心悼屈止一躬嗟時之人我所蓋所以見公像垂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三百篇之後便有子美

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依詩當學杜

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唐子西語錄

老杜似孟子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城征賦寄梅學士詩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蕭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寧令吾廬獨被受凍死亦足見其志大死天下仁心廣大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取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若溪

晦庵論杜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達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

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甫夔列以前詩佳夔列以後自規摹不可學

陵陽論詩能盡寫物之工

杜少陵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極盡寫物之工後來唯陳無已有云黑雲映黃槐更着白鷺度無愧前人之作室中語

用詩書語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轆之馬蕭々未嘗外入一字如曰濟潭鱣發々春草鹿呦々皆渾然嚴重如入天墜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入不敢用者豈所造語

層淺不類耶黃常明詩話

詩史

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事士大夫謂之詩史孫僅序

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實無疑所載此而已實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珣云我父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

項羞頰，珍寂實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
剪鬢髮，鬢髮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且與英俊厚，向編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此篇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主特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
書踐台斗，夫人常宿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繇如此，且
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謬誤，獨少陵
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班王珪母，姓
杜，不信，盧引少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
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也。
西清詩話

胸中吞幾雲夢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
影闌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
隨。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
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
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不知
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同上

學老杜之法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

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
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
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
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
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
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
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
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
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
詩

工妙至到人不可及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
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梁則
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
竹色虛閣自松蓋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主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
此老獨雍容閑雅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
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挾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
境會出言中節在字皆可用也石林詩話

一飯未嘗忘君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以予觀之是特識變夙變雅耳鳥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夙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幾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欽東坡

妙絕古今

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同等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東阜雜錄

古今絕唱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李伯紀杜工部集序

高雅大體

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掌去白髮欺人故多生孫華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華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華老之言趨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詩眼

優柔感誼

劉牧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土之心至

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橋燕也詩在優柔感韻不在
雄豪放而致詬怒也隱居詩話

高深

讀少陵詩如馳騫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攬
楠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俱波萬頃蛟龍鼉鼉猶
狎排空拭背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
名狀實難為功韓退之推其光燄萬丈長殆謂是矣鄭
邱序

詩有近實處

子美之詩詞有近實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
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季者尤效之而過甚豈

遠大者難窺乎 王琪序

大雅堂

予謫居黔列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冊校楊素
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
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
堂仍為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
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外子美之堂者
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箒以數語終以
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
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夙雅須深之以離騷九
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闢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

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與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々皆有所託如世間南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山谷

三種句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

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關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石林詩話

畫山水詩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入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若溪澗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夙二篇尤為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于左時也戰之以快滯蕭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遺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徂岳與鄭夷筆跡遠過揚契舟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

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
鬼神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選
雜花遠漁翁與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歌岸側島
秋毫末不見相如鼓瑟時至今班付臨江活劉侯天機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
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
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
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
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水盡亞洪濤夙尤工遠勢

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列快剪刀剪取吳松
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湘浦獨
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壠連岡散平楚暮
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
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
人義士埋黃土祗有粉墨歸囊楮東坡書王定國所藏
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
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々暗絕
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紫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奔
川石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
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狂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
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々暮
雲卷兩山娟々舟帆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
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
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
歸來篇許彥周詩話

詞氣如百金戰馬

老杜隨賦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舌哭春日潛
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
旌下南苑々々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
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黃金勒翻身向

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
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志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始履平
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夫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
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有挾土障黃流氣象

凡人做詩中間多起問答之辭往往至數十言拾不得
便覺氣象委帖子羨贈衛處士詩畧云焉知二十載重
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
來何方若使他人道到此下須更有數十句而甫便云

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此有抔土障黃流氣家謾錄

九日詩

孟嘉落帽前此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後山詩話

送人詩

劉路左車為予言掌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冊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真子美語也白駒或依驢字洪駒父詩話

八哀詩紀行詩

八哀詩維古夙中最高大筆崔德符掌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列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紀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大史公諸贊力駕孝者宜常誦誦之少陵詩總目

夔州後詩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

責其備

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

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良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
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
化為魚請囑防閑將謹勿奉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
是哉聚以死全之道亦未能無死也藝苑唯黃

村陋句

解憂詩云我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雲薄盤眾力
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檣本無帝得失瞬息間致遠思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埋庶可廣奉之期勿
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
璣丑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東坡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王維

輞川之勝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
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
閑適於其間也漢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
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
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無與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曾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後湖集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山中人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

韋蘇列

清深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列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抑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列自序之過與？若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列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即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

詩否二效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
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列刺史腸觀此則應物
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列為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
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蘇列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詠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
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列在時
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白樂夫

已為當時所貴

劉大真與韋蘇列書云顧著作來已足下郡齋燕集想

亦示何情致暢茂適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
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
下制其橫流師藝之始關雅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
則知蘇列詩為當時所貴如此蘇集所作乃尖衛森森
戟畫寂疑清香也王直方詩話

逸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春
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髮間聊共酌莫使官情鬪陪王
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官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
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苦
調歸忠欲寄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

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園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復齋叢錄

韋詩流麗

徐師川云人言蘇列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列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列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隱居詩話

蘇後湖讀韋詩而有感

余每讀蘇列漢之帆來重冥今鳥去遲之語未嘗不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兼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逢煙艇無風楫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在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列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後湖集

絕唱

蘇列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選許人無道

詩有深意

蘇列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土愧俸錢郡中宴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余謂士君子當切々作此語彼二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乎 若溪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漫叟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語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後山詩語

岑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漁隱

山谷贊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乘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

襄江傲々後清流梅殘臘月年々愁先生一柱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漁隱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夙大得建矣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賦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齟齬束人口者滔滔然有平大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者也北齊羨蕭齋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羨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

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亦襄陽人既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睿昌歌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君後漁隱曰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為謝眺詩東觀餘論以為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為謝眺詩恐誤也皮日休

韓文公

掀雷決電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司空圖題柳集後

變詩格

書之羨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羨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

用意

退之詩醪酌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

五原卷十五
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許彥周詩話

改一字遂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寬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
公親破蔡列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茗溪漁隱曰酬
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增庭平滿
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
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公末年詩閑遠有味

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
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
皆棄不取如藥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奔

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未
年所作獨為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
解公宜自有旨也茗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
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閑遠有味蔡寬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
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余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

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唐子西語錄

送李愿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東坡

晉公賡酬

退之和裴晉公鈿淮西時過女凡山詩云旗穿曉日雲

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夫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綠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誦此兩句親書於壁蔡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

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是公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漁隱

彈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恣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恣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時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々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許彥周詩話

評退之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也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 隱居詩話

子由陋室德詩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

閑之執訊連之彼鹹安之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
無悔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謀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依元
和至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
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乃取闢駭汗如雨
揮刀紛紜爭切膾臚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
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蘇子由

韓柳警言句

蔡夫落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言句文潛舉退之
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
秋皆集中第一

柳儀曹

東坡評柳列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
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
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
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
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夙其論詩曰
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
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

蘇列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
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
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
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一也東坡

休齋評子厚詩

初子厚小詩幼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太
篇便覺窘迫不若韓之雍容惟平淮詩二篇名為唐雅
其序云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之後代有以仿
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
以省以登度拜稽首願于元龜又云其危既安有長歎

林曾是謹誦化為謳吟甚似古人語而立章是朝南
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皆叶以古音南居心切
音其卒章云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
臣音疇允大邦保惠我人音不音得古詩體也

詩眼評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資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
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久柳詩何好荅曰大抵皆好又問
若愛何處荅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
禪家有悟內夫法內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
古人文章宜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
子厚長語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察清之意參然

在前真遠了無取矣跡世所逐微言莫可冥繕性何由
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
疾宇靜苔也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
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
之妙澄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絀
而得道於是然等其本末立意遺詞可謂曲盡其妙毫
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列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
凌真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殺夫張進散既盡殺夫之
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
明也劉禹得傷馬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章堂無

王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子在野
草青苔日白多譚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
益殆折楊黃華之雄蘇售於流俗耳詩眼

南澗中詩絕妙古今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
夕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逐志疲羈會響幽空寒凜舞
倫游去國竟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
宜索賈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蓋與此心期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々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
云王侯與蝼蟻同盡隨五塊儀曹何憂之深也東坡

古今絕唱

揚華既奔，果元魏胡武。吳後依揚，白華歌。今官人連管
踏之，色甚凄斷。子厚樂府云：揚白華，風吹渡江水。坐金
宮樹，無顏也。採蕩春光十萬里，茫茫曉日飛長秋。哀歌
未泐，城鷓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詩彥周詩話

天賦不可及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葉歸，此
村字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
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或殆天所賦，不可及也。伊翁

兩句有不盡之意

子厚聞鶯詩云：一志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
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漁隱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
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
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
曰：市中無糶米，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
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
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
於奇警，皆向往之。有之如：雞犬桑店月，人跡板橋霜。則
騷旅窮愁想之，在自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

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若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邑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為郊島詩豈非誤耶張文潛

寒竈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勅氣侵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竈無所置力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着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看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錢迹發天中的兼聽錢言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蔡寬夫詩話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列參軍改司戶未受命卒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人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

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
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僧居法
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色遂登
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即
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慙慙下樓而去嘗為長江
簿號賈長江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紺素雜記

棹穿波底月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詠
為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歷水中天麗使嘉歎
久之自此不復言詩今是堂手錄

桑乾長江二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
列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
列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入問梓
列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冷齋夜話

苦吟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
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
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
響報何也 隱居詩話

唐人陋於聞道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

苦強歌，豈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記。天地寬，郊歌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蘇子由

郊之胸次形於詩句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語若無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之乾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

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尤有味也。
休之齋

韓愈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暫得閑，天恐文章豔斷絕。故留賈島在人間。
北夢瑣言

枯寂氣味

賈島哭栢巖禪師詩：馮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麗頌異也。若溪漢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島嘗為

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如此六十一屏

郊寒島瘦

東坡祭柳子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
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入當恕此公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許彦周詩話

王川子

月蝕詩

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王川子句或者謂王川子
月蝕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王川子
佳句而補成之某切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王
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王川子為言者王川子涕泗下中
庭獨自行又曰王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拜
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王川子作也王川子
詩雖豪放然大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
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王川子其意若曰王川

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蝕詩而必用玉川子句而後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蝕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學林新編

有所思飄逸可喜

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霓來淚滴湘

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曹依齋日記

評茶歌

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闕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王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闕羨若論先後之序則王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若溪漁隱曰執死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錄入玉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

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此故實巧欲形容宛
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
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
書信百納斜封三遺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
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
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夙猶結珠排璣先春抽出黃
金牙摘鮮焙芳旋封累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
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挂頭自
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淨光凝桃面一椀喉吻潤
兩椀破孤悶三椀拂拭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
汗平生不平事盡向兔丸散五椀肌膚清六椀通仙矣

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々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
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
備夙南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為
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聞茶
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守若冠
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焙英穿
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未
盈椀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方圓
中蟾蜍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羨鼎磨雲外首
山銅瓶携苧上中盪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
倩起鬪茶味芳輕醍醐開茶香芳薄蘭芷其間品第胡

法數十日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
 窮耻呼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增前莫乘人之渴我
 可清平日以醉我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
 雷震盧全不敢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事知無茶
 星南山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不
 萬城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
 飛君莫羨花間女即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學黃

山中絕句
 盧全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麕相伴眠
 手介甫只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
 簡而妙乎漁隱

李長吉

吊題

元和中韓史部亦頗道其詩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
 也水之迥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不足為其和也
 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夙櫛陣馬不足為其勇也尾
 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羨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
 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鰐擲牛鬼
 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首裔理雖不及辭
 或過之騷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
 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

後待可切音紀落
 也山萌也

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有吾宮跡
議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迥間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
金駢可也杜牧之

晦庵論李賀詩

李賀較性得些子不知太白自在又白賀詩巧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
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
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纒

搖玲瓏馬蹄隱々色隆々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
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
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窄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夙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
遂以所乘馬命騶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
父名璿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辨諱一篇撫

古錦囊

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且出
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

揚花撲帳春雲熱

長吉詩云揚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入遠甚如柳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公所稱，然不迨長吉之語。
許彥周詩話

桃花亂落如紅雨

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
非相為剽竊。復齋叢錄

劉賓客

獨步元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
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
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
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意尤穩切。白樂夫元
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解。當待
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
存土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
文耳。山谷

用意深遠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昔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 呂氏童蒙訓

明月可中庭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群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洪駒父詩話

平淮西詩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曙々晨雞鳴城頭鼓角声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隱君詩話

樂天評詩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佛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憐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

善評詩其稱徐疑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
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
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隱居詩話

甚詩

夢得觀甚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
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橫
寫奔甚之趣夢得心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甚則云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
甚不究此味也 漁隱

常建

佳句

丹陽殷璠撰河嶽英畧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為恨予謂
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洪駒甫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
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飲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4年3月
A small rectangular grid with orange lines, used for writing or calculation. The date "4年3月" is written at the top.

芻豢反思螺蛤耶東坡

之十五

五層卷之十五
芻豢反思螺蛤耶東坡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Empty text area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